



《新加坡佛光山人間佛教弘法史》 · 序論

陳劍鋒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星雲大師以「人生三百歲」的勤奮精進自勉，數十年間在台灣及全球各地深耕弘法布教事業，不僅積累了豐厚的國際化實踐經驗，更構建起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活力的「星雲模式人間佛教」體系。正是基於這一基礎，佛光山僧團自 1980 年代起全面開啟海外布教版圖，讓人間佛教的甘露法雨遍潤全球信眾的心田。

新加坡作為東南亞重要的多元文化樞紐，成為佛光山海外弘法的關鍵據點之一。1993 年「國際佛光會新加坡協會」率先成立，¹ 標誌著人間佛教在獅城的播種之始。其後，星雲大師特派慈莊法師赴新加坡勘選弘法場地，² 經過三年籌劃，於 1996 年在新加坡東區覓得合適場所，並派遣滿可法師常駐執事，³ 開啟了佛光山在新加坡的常態化弘法歷程。時至今日，這份堅持已近三十載。

1. 為精簡敘述，「國際佛光會新加坡協會」在後續略稱為「新加坡協會」。

2. 釋滿可策劃，釋妙穆編輯：《新加坡佛光山：回顧與展望》（新加坡：新加坡佛光山，2008 年 6 月），頁 32。總策劃釋心保，總編輯釋覺誠、釋妙穆：《光照大千 集體創作 30 載：1993~2022 國際佛光會新加坡協會弘法記錄》（新加坡：國際佛光會新加坡協會，2022 年 12 月），頁 34。

3. 新加坡佛光山編輯：《弘法報告 1996~2004 年》，頁 1。

《新加坡佛光山人間佛教弘法史》·序論



1993 年新加坡協會正式成立，星雲大師於 1997 年親自授證。

本文以星雲大師及佛光山在新加坡的弘法經驗為切入點，探究人間佛教如何在海外落地生根，既隨時代演進來調整布教策略，讓佛教教理與現實社會生活深度融合，充分發揮度化眾生的效能；又聚焦宗教與族群多元並存、經濟高度發展的獅城語境，剖析新加坡佛光山如何以「星雲模式人間佛教」為核心，在各項事業中踐行人間佛教的精神。

二、「人間佛教」在新加坡早期的傳播

關於人間佛教在新加坡的傳播，可以將太虛大師於 1926 年應星洲講經會之邀，至新加坡巡迴演講作為開端。他說：

考星洲為南洋群島之總口，管歐、亞交通之中樞，能於此地固結團體，議定辦法，將我佛大法從事宣揚，自不難敷暢於五洲矣。⁴

這段話指出新加坡憑藉其地理位置優勢，可作為佛教傳播的樞紐，助力佛教在五大洲的弘揚。1928年太虛大師第二次到訪新加坡，此次停留時間較短，僅以數小時在中華佛教會宣講〈全南洋佛教組織之希望〉。⁵1940年，第三次訪問則是受國民政府委派，太虛大師作為「中國佛教訪問團」成員出訪緬甸、印度、馬來亞等國期間途經新加坡。太虛大師三次赴新加坡弘法，不僅與當地教界建立了互動，更將人間佛教思想引入這片土地。此後，他的法嗣及其他人間佛教傳播者，在理念與實踐中多與太虛大師的主張相契合，延續這一思想的傳播脈絡。

例如，慈航法師（1895~1954）追隨太虛大師的腳步在東南亞弘法，為新加坡人間佛教的發展立下重要功績。他不僅接引眾多華僑學習佛法、皈依三寶，更致力於推動佛學社會化，並積極培育僧伽人才。另外，印順法師、演培法師、竺摩法師及隆根法師等人在新加坡人間佛教的推展進程中，亦發揮了重要影響。所以在星雲大師1963年初次造訪新馬地區之前，此地已播下人間佛教的種子，且在教育與慈善領域取得成果。而後，隨著新加坡經濟形勢的演變，以及在台灣發展的人間佛教逐漸走向海外，「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得以順利移入新加坡並深耕發展，這標誌著「人間佛教」在獅城邁入新的發展階段。

4. 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第27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頁186a。

5. 參閱徐郁縈：《新加坡人間佛教的起承轉合》，頁88-90。

另一方面，鄧子美將近現代人間佛教的海外傳播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特點是，所在國（地區）因本土華人社會的需求，邀請人間佛教提倡者及其弟子前往當地弘法，並爭取他們在此常住。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與菲律賓漢傳佛教的現代轉型，頗能體現這一階段的傳播特徵。⁶太虛大師、慈航法師等僧侶的東南亞行履便是這一階段的代表，而佛光山正式進駐新馬地區前，星雲大師在當地開展的弘法活動也屬於這一時期。第二階段則是指人間佛教教團已建立起作為「本山」的大本營——這是培養教職人員與骨幹力量的基地，也是開展再培訓的場所。此階段由本山派遣骨幹力量，有組織地向海外傳播人間佛教，新加坡佛光山便是這一傳播類型的典範之一。⁷處於這一階段的總本山已具備完整的宗門制度與教育制度，以佛光山而言，其在正式建立海外道場前，已累積豐富的海外交流經驗，這為總本山規劃海外布教事宜提供有利條件。不過，在傳播過程中仍需根據各地的文化差異，與當地的法規律令進行調整，而非簡單將總本山的經驗直接移植到當地。

三、佛教在新加坡的轉型及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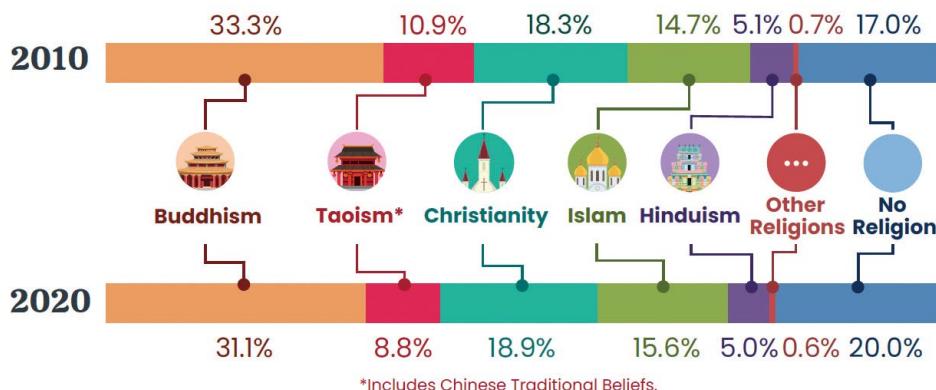
新加坡自 1965 年獨立建國後，通過一系列政治與經濟舉措，逐步發展成為東南亞的經濟樞紐及全球重要經濟體。這一現代化過程中，社會整體面貌與民眾生活發生了顯著變化，在此背景下，宗

-
6. 參閱鄧子美：〈啟明星冉冉升起——論人間佛教在東南亞傳播三階段〉，陳劍鍾主編：《無礙法界·正教弘傳——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傳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20 年），頁 138-168，尤其頁 140。
 7. 參閱鄧子美：〈啟明星冉冉升起——論人間佛教在東南亞傳播三階段〉，陳劍鍾主編：《無礙法界·正教弘傳——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傳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20 年），頁 138-168，尤其頁 140。

教組織必須在現代社會中證明自身存在的意義，這促使佛教寺院與僧伽主動尋找新的角色以提升自身價值。尤其是隨著新加坡經濟成長，一系列新議題相繼浮現，人間佛教必須對這些現象做出回應。當時人間佛教在新加坡面臨的議題包括：

（一）維持佛教信仰的優勢

新加坡政府在 20 世紀 80 年代實施的宗教教育政策，為傳統佛教教義走進世俗學府創造了契機。這使得佛教得以藉由知識化的發展，加深新加坡年輕學子對傳統佛教的認識。調查數據顯示，在此期間，佛教躍升為新加坡民眾的主要宗教信仰，佛教徒的增長人數也最為顯著。⁸ 以下是新加坡統計局 2010 年與 2020 年宗教調查的數據變化：



自 1990 年起，新加坡將佛教與道教信仰合併調查，當時兩者的信仰人口約占全體人口的 68%。然而，至 2000 年，佛教信仰人口

8. 參閱許源泰：《獅城佛光——新加坡佛教發展百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20 年 5 月），頁 247。

降至 42.5%，道教則為 8.5%，合計約 51%，顯示十年間信仰比例減少了約 17%。到了 2010 年，佛教信仰人口進一步下降至 33.3%，道教則為 10.9%，總計約 44.2%。至 2020 年，佛教信仰人口略微下滑至 31.1%。⁹ 從以上數據來看，儘管佛教仍是新加坡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之一，但其信仰人口主要集中於華人族群，整體信仰比例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要維持佛教在新加坡的優勢地位，甚至期望拓展至其他族群，已成為佛教在多元社會中所面臨的長期挑戰。

（二）多宗教及多族群並存

在新加坡，「宗教之間」（Interfaith）指的是不同宗教對於社會共同目標的理解與協作。在這座多元種族的城市中，信仰與族群往往高度交織，唯有透過歸納整合，才能促進各族群與宗教之間的和諧並行，這也是國家建設不可或缺的元素。¹⁰ 根據相關統計，包括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主要宗教信仰，共同構成了

9. 表格及數據來自 “*Religion, Singapore remained multi-religious in 2020*”，新加坡共和國貿工部統計司：*CENSUS OF POPULATION 2020, Statistical Releas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2020 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統計發布 1：人口特徵、教育、語言和宗教），頁 31。

“*KEY INDICATORS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新加坡共和國貿工部統計司：*CENSUS OF POPULATION 2010, Statistical Releas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2010 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統計發布 1：人口特徵、教育、語言和宗教），頁 11。網站名稱：新加坡統計局，網址：https://www.singstat.gov.sg/publications/cop2010/census10_stat_release1，查詢日期，2023 年 7 月 22 日。另外，參閱劉守政：〈東南亞華人傳統宗教分類方法檢視與重構——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為例〉，《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 3 期，頁 25-33，尤其頁 27。

10. 參閱 Charles Phua Chao Rong, Anita Hui and Yap Ching Wi, “*Interactions Among Youth Leaders Of Different Faiths Realities From The Ground And Lessons Learnt*”, in Edited by Lai Ah Eng, *Religious diversit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topia Press Pte Ltd, 2008), pp.643.

由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族群組成的新加坡社會。¹¹所以在宗教層面，除了關注教界內部的互動之外，更應重視不同宗教之間的交流與理解；在族群層面，儘管佛教信仰以華人為主，在道場經營、佛法弘揚以及藝文活動的設計與安排上，仍須兼顧其他族群的參與與需求。但如何適應多宗教、多族群並存的新加坡社會，乃是一大議題。

為了傳遞宗教與種族和諧的重要性，新加坡政府採取法令管制與政策宣導並行的策略。佛教在獅城的弘傳，自然必須對政府的相關政策做出回應。因此，新加坡佛光山每年參與榜鵝社區舉辦的種族和諧日活動，並透過慈善活動強化道場與社區居民之間的聯繫，甚至舉辦論壇以探討相關議題。這些舉措都是因應多宗教、多族群社會特性所採取的行動方針。

（三）拓展青年佛教的人口

如上文所提，20世紀80至90年代，新加坡經濟騰飛，西方宗教和價值觀深刻影響當地社會生活與群體文化，導致傳統佛道信仰人口比例逐漸下降。儘管佛教信仰比例的降幅相對溫和，表明其對年輕群體仍具一定吸引力，但無信仰者比例的急劇上升既敲響警鐘，也顯示青年佛教仍有發展潛力。這一現狀促使佛教界在傳播形式、活動方式和教理闡釋等方面進行革新調整，新加坡佛光山近30年的弘法歷程正是這種調適的生動體現。

根據新加坡2000年的調查與學者訪談研究顯示，當地民眾普

11. 族群劃分，參閱“KEY INDICATORS OF RESIDENT POPULATION”，新加坡共和國貿工部統計司：*CENSUS OF POPULATION 2020, Statistical Releas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202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統計發布1：人口特徵、教育、語言和宗教），頁ix。

遍將佛教視為一種具有嚴密邏輯、系統化架構且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宗教，能夠為生命意義的終極問題提供解答。這種認知轉變實為宗教「知識化」（intellectualization）的具體表現，意指個體從被動接受宗教教義的狀態，逐漸轉向主動尋求那些具備系統性、邏輯嚴謹且與現代生活契合的宗教信仰。這種傾向反映出民眾更願意選擇符合其理性世界觀的宗教體系。¹² 這樣的認知轉變為佛教的永續發展指明方向，在教理詮釋上需要與時俱進，推動佛教現代化與生活化；在傳播方式上則應融合「藝文化」與「科技化」的元素，使佛法智慧能夠深入各年齡層。這種兼具廣度與深度的革新，不僅能促進佛教的知識化進程，更是推動青年佛教發展的關鍵要素。與此同時，「國際化」亦是拓展青年佛教的重要面向。正如星雲大師所言：

我應海外信徒邀請，多次到印度、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弘法，但都只限於在亞洲地區行走；眼看著當時社會上的許多青年，他們在耶穌教的因緣下，在國際間風雲際會，而我也只有慨歎：一佛的化世，他們的對象都是三千大千世界；難道現代佛教的弘化，只能在一洲一國之間來去而已嗎？¹³

尤其在新加坡這個國際重要樞紐，對外交流頻繁，國內又匯聚多元族群與文化，人間佛教如何展現「國際化」特質，成為推展青年佛教的關鍵要素。這種國際化並非簡單地將佛教教義翻譯成多國語言，而是需要從根本理念到實踐方式都進行創造性的轉化。

-
12. 參閱 Chee Kiong Tong, *Rationalizing religion : religious conversion, revivalism, and competition in Singapore society* (Leide: Brill Academic Pub Press, 2007), pp.127.
13. 星雲大師：〈地球人〉，《合掌人生3》，《星雲大師全集》第202冊，頁38。

（四）推展慈善與文化事業

人間佛教在新加坡的發展歷程，展現傳統宗教面對現代社會的創新轉型。從最初鞏固信仰基礎、適應多元社會結構，到積極開拓青年族群、革新慈善事業型態，佛教的弘傳方式隨著時代變遷與科技發展不斷演進。在延續傳統書籍出版與講座宣講的同時，更巧妙地融入音樂、藝術、體育等多元媒介，並運用現代科技推動線上共修、遠距教學及跨國交流等創新活動。新加坡佛光山 30 年來始終秉持星雲大師「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核心理念，將「三好」、「四給」的精神具體實踐於各項活動中。透過「國際化」視野與「本土化」實踐的結合，輔以「藝文化」的美學呈現與「科技化」的傳播手法，成功塑造了人間佛教在新加坡社會的現代典範，為佛教在多元文化環境中的永續發展開創嶄新局面。

四、「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在新加坡

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精闢歸納為「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四大特質，¹⁴秉持佛陀教法，將佛法轉化為淨化心靈與美化生命的力量，具體落實在教育、文化、慈善等社會生活層面，切合現代人的需求，實踐「人成即佛成」與「佛法不離世間覺」的核心精神，由此發展出獨具特色的「星雲模式人間佛教」。新加坡佛光山近 30 年來正是以此模式引導大眾親近佛法、促進教界交流合作、推動慈善教育事業、增進宗教族群和諧，以及舉辦多元藝文活動等具體作為，使佛法真正走入民眾的日常生活。

14. 星雲大師：〈《法華經》的人間思想〉，《法華經大意》，《星雲大師全集》第 14 冊，頁 214。

（一）國際化與本土化

人間佛教以平等包容的精神為核心，強調「給予」而非「去除」當地文化特質。在弘傳過程中，充分尊重各地的文化思想、地理環境與風俗民情。這種平等觀的實踐，使不同文化能夠相互涵容、彼此激盪，最終達到真正的融和境界。在推動人間佛教時，必須秉持尊重當地文化的態度，讓人間佛教自然發展成為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化佛教」。值得注意的是，平等並非追求文化同質化，而是透過相互理解與包容，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基礎上，創造出更具生命力的新型文化樣態。這種文化融和不是要消弭差異，而是讓差異成為創新的源泉，進而孕育出更豐富多元的文化表現形式。¹⁵

以下再從「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三個面向觀察新加坡佛光山如何實踐星雲大師關於「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論述。

1. 歡喜與融合

星雲大師指出「歡喜與融和」具有宗教和諧與尊重文化的意涵。「融和」作為人間佛教的核心精神，體現星雲大師「以眾為我」的般若智慧，其真諦在於促進人與人、宗教與種族之間的「共存共榮」。新加坡佛光山與新加坡協會實踐這一理念，透過多元互動與當地社會建立深厚連結。在社區參與方面，積極投入每年榜鵝社區

15. 參閱陳劍鍾：《凝視人間·悲智雙運：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性格與實踐範型》，頁 302-304。



2025 年送福到你家。

的「種族和諧日」活動；¹⁶ 慈善事業上推動「送福到你家」計劃，不僅將新春祝福帶入社區每個角落，跨越種族藩籬傳遞溫暖。

在教育領域，新加坡佛光山以慈愛三好學校為平台，精心設計跨文化活動。每年衛塞節慶典，更吸引上萬名不同信仰、種族的民眾共襄盛舉。這些以「歡喜」的活動形

式，巧妙地在慈善、教育與文化場域中傳遞宗教融和、種族共榮的理念，不僅展現人間佛教對現世社會的深切關懷，更以具體行動實踐了「多元共生」的普世價值。

2. 同體與共生

「同體」、「共生」是出於佛教「慈悲」與「平等」的精神，星雲大師解釋：

同體是平等觀，含有平等、包容的意思。譬如眾生雖然有男女、老少、強弱、智愚的分別，但是清淨的佛性是平等一如的。正如佛陀成道時發出「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的宣言，揭開「心佛眾生等無差別」同體平等的精神，

16. 新加坡政府規定 7 月 21 日為種族宗教和諧日，所以每年 7 月都會在各地區舉辦種族和諧日的慶祝活動，活動內容包括藝文活動及園遊會等等，而新加坡佛光山也會參與，例如 2009 年「北區分會除了分發《佛光世紀》，還添加三個項目：設立大看板讓公眾人士簽名或寫下對種族及宗教和諧的期望、酵素 DIY 及環保小手工製作。」（〈種族及宗教和諧日〉，《佛光世紀》第 141 期，2009 年 9 月，頁 3。）

提倡「生佛平等」、「聖凡平等」、「理事平等」、「人我平等」的思想。

共生，是慈悲觀，含有慈悲、融和的意思。法界一切眾生是彼此互相依附成就，共存共榮的生命共同體。共生是佛教提倡「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慈悲觀，是無染汙的慈愛，是無對待的包容。在工作中沒有上下階級的對待，在日常生活裡沒有計較的分別。共生，就是人我的尊重與包容，就是自然的共存與共榮。¹⁷

星雲大師的弘法要義展現於「同體共生」的菩薩道精神上，他給予「同體」定義為「平等、包容」；給予「共生」定義為「慈悲、融和」。多次參加新加坡佛光山活動的普杰立部長（Dr. Janil Puthucheary）曾指出，「佛教提到的慈悲、平等、尊重與包容的精神非常適用於像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及宗教的國家。」¹⁸，因而，「同體與共生」的理念對於融入新加坡社會以及促進宗教間的互信互助，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3. 尊重與包容

星雲大師曾言：「『尊重與包容』、『同體與共生』，更是促進種族和諧的不二法門。」¹⁹他亦提及：「共生，就是人我的尊重與包容，就是自然的共存與共榮。」²⁰為培養信眾將這些原則落實

17. 星雲大師：〈國際佛光會主題演說簡介〉，《佛光教科書 11：佛光學》，《星雲大師全集》第 81 冊，頁 58。

18. 〈2021 信仰與傳承衛塞節慶祝活動〉，《佛光世紀》第 279 期，2021 年 6 月，頁 4。

19. 星雲大師：〈佛教對「族群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3》，《星雲大師全集》第 38 冊，頁 4。

20. 星雲大師：〈國際佛光會主題演說簡介〉，《佛光教科書 11：佛光學》，《星雲大師全集》第 81 冊，頁 58。

於宗教與種族和諧的實踐中，新加坡佛光山規劃一系列活動，以深化參與者「尊重與包容」的素養。例如 2022 年 4 月的「青年宗教巡禮」，便安排參訪龍山寺、斯里蘭卡佛寺、緬甸玉佛寺、大伯公廟、三巴旺財神廟及媽祖天后宮等 6 間當地佛教與道教寺院，讓與會者在認識不同寺院文化的過程中，體悟尊重與包容的精神。²¹ 此外，新加坡佛光山也透過學術活動探討宗教與種族議題，像 2018 年「佛光青年講座及論壇」，便邀請 OnePeople.sg (OPSG) 主席、新加坡教育部兼通訊及新聞部高級政務部長暨白沙——榜鵝集選區議員普杰立部長及 OPSG 成員主持論壇。²² 從這些例子可見，新加坡佛光山致力於透過教育與學術相關議題的探討，引領人們省思宗教與種族和諧的重要性，充分體現了佛教的慈悲與平等理念。

以上從「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三個層面，略述新加坡佛光山在「本土化」方面的實踐。新加坡政府致力於培養不同種族、文化背景公民的國家意識，讓無論隸屬何種文化、宗教與種族的民眾，都能對這個新國家產生認同感與歸屬感。因此，多元種族與多元宗教政策不僅是新國家維持和平穩定的生存策略，更是在全球化進程中保持新加坡「自我」特色的客觀要求。²³ 從這一層面來看，新加坡佛光山所展現的「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理念，與新加坡政府所期待的價值觀高度契合。

21. 參閱〈青年宗教巡禮學習尊重包容精神〉，《佛光世紀》第 291 期，2022 年 6 月，頁 6；新加坡佛光山編輯：《弘法報告 2021~2022 年》，頁 41。

22. 參閱吳皆慶：〈普杰立醫生鼓勵青年傳播和諧共處理念〉，《佛光世紀》第 247 期，2018 年 10 月，頁 2。

23. 參閱張文學：〈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宗教和諧的機遇與挑戰〉，《東南亞研究》，2015 年第 4 期，頁 92-98，尤其頁 94。

(二) 教育與藝文

在教育方面，新加坡佛光山積極發展社會教育課程、青年佛教與兒童佛教事業，辦理佛學講座、短期研習及學術活動，並從 2011 年 1 月 1 日起開辦第一所幼兒教育中心「慈愛三好學校」。其中，針對社會人士的社教課程多達近 40 種，每週六約有 300 位兒童、100 多位少年及 100 多位家長同步上課，²⁴ 民眾參與熱情高漲。不僅如此，新加坡佛光山也重視讀書會的推動，佛光會的理事與會員會固定交流讀書心得，並舉辦「人間佛教讀書會」、人間佛教讀書會領導人培訓課程等活動。²⁵ 由此可見，社教課程與讀書會的經營不僅幫助社會人士理解星雲大師及人間佛教的論述，也為新加坡佛光山與其他團體的互動搭起了橋樑。

在青年佛教方面，新加坡佛光山與大專院校及中小學教育機構互動密切，不僅多次舉辦青年佛學營，更積極走入校園與青年交流。在接引中學生方面，除了歡迎中學生前來參訪，也與天主教聖



慈愛三好學校學生課間活動。

-
24. 參閱釋知禎、康秀金：〈功德主聯誼會、成果展和歲末圍爐滿是感動與溫馨〉，《佛光世紀》第 299 期，2023 年 2 月，頁 5。
25. 參閱黃秀玉：〈人間佛教讀書會領導人培訓課程〉，《佛光世紀》第 69 期，2003 年 9 月，頁 3。

尼格拉女校合作舉辦「一日佛光文化營」等活動；²⁶ 至於各類青年佛學營、青少年及兒童佛學營的辦理，更是數不勝數。

在藝文領域，每年盛大舉辦的衛塞節浴佛法會可謂代表性活動。例如在 2015 年「未來與希望」衛塞節慶祝活動，動態演出內容相當豐富，音樂總監張平福老師帶領佛光青年分團、兒童班，及來自馬來西亞的小朋友帶來「新加坡建國 50 年 / 新加坡佛光山 20 週年唱唱唱」。青年 Vocal Light 演出活力佛曲，年長者歡唱英語佛曲及福建歌曲，節目充分體現每個年齡層攜手同心、集體創作的精神。

此外，新加坡佛光山在音樂弘法方面的成績也頗值得關注。2003 年 9 月，由星雲大師作詞、新加坡佛光山住持滿可法師與張平福居士監製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曲〉CD 順利出版；²⁷ 同年，新加坡佛光山有 6 首歌曲參加「人間音緣 —— 星雲大師佛教歌曲發表會」，其中周翠玲的〈我願〉獲得「星雲大師獎 —— 佳作獎」；²⁸ 2005 年，在人間音緣總決賽，新加坡佛光山作品榮獲 8 個獎項。²⁹ 另外，每年的社教成果展都會安排歌舞演出，就連慈善活動中也常穿插演唱或舞蹈表演。由此可見，新加坡佛光山以音聲弘法，並將其廣泛應用於節慶活動、信眾聯誼及慈善公益等多個領域。

26. 參閱〈聖尼格拉女校「一日佛光文化營」〉，《佛光世紀》第 150 期，2010 年 6 月，頁 4。〈文化陶冶 巧智慧心：聖尼各拉女校文化營〉，《佛光世紀》第 161 期，2011 年 5 月，頁 3。唐素珍：〈聖尼各拉女校華文文化學會 新加坡佛光山一日營〉《佛光世紀》第 173 期，2012 年 5 月，頁 3。

27. 廣告，《佛光世紀》第 69 期，2003 年 9 月，頁 3。
28. 摘錄於《人間福報》：〈星雲大師佛教歌曲發表會〉，《佛光世紀》第 69 期，2003 年 9 月，頁 2。

29. 摘錄於《人間福報》：〈人間音緣落幕 掌聲響起〉，《佛光世紀》第 94 期，2005 年 10 月，頁 1。



2025 年硬筆書法比賽總決賽盛況。

另一方面，新加坡佛光山自 2009 年起每年舉辦「威德智海全國硬筆書法比賽」，2025 年吸引了 11,243 份參賽作品，來自全國 94 所院校參與，創下歷屆最高之冠。吸引萬人參加硬筆書法比賽。協辦單位榜鵝綜合社區中心（One Punggol）鼎力支持，提供總決賽場地，創下首次千人現場書寫的盛況，體現佛光山積極推廣書法文化、發揚藝術的熱忱。³⁰ 歷屆的參與者不乏教會學校的學生及其他種族的中小學生，這有助於促進種族與宗教間的和諧。³¹ 而「佛光盃」全國小學個人象棋賽、「佛光盃」神墨國際珠心算大賽等活動，不僅強化了新加坡佛光山與社會大眾的交流，也讓更多人接觸和學習傳統中華文化。

30. 參閱陳榮興、林淨源：〈新加坡硬筆書法比賽 迎 60 年國慶共結萬人緣〉，《佛光世紀》第 326 期，2025 年 5 月，頁 6。

31. 參閱〈2010 年威德智海全國硬筆書法比賽〉，《佛光世紀》第 148 期，2010 年 4 月，頁 2。

如上所述，新加坡佛光山在教育與藝文領域，充分踐行星雲大師以藝術弘法的理念及其對教育文化的重視，也展現出活潑多樣的布教方式。大師與佛光山僧團以教育文化弘揚佛法的事業，標誌著佛教走向現代化與生活化，也是佛教傳播歷程中的新篇章。

（三）慈善與公益

新加坡佛光山與新加坡協會長期深耕，2017 年在「新加坡人民協會社區精神表揚獎」評選中榮獲最高榮譽「卓越獎」，成為該獎項中唯一獲此殊榮的佛教團體。此後，新加坡佛光山的社會服務成果持續獲得認可，分別於 2018 年「新加坡人民協會社區精神表揚獎」、2019 年「新加坡人民協會社區精神績優獎」，創下該獎項連續三年獲獎的佳績。在新加坡近萬個團體競逐、逾千個單位提名的背景下，這一成就更顯珍貴。³² 2023 至 2025 年，再度斬獲相關獎項，足見社會服務成果的穩固與豐碩。

新加坡佛光山投身的慈善與公益事業，不僅著眼於協助弱勢群體，更蘊含促進宗教與種族和諧的深意。其慈善公益項目與新加坡協會、新加坡佛光青年分團緊密合作，分工執行。在獅城弘法的 30 年期間，面對 1999 年台灣九二一大地震、2004 年南亞地震及大海嘯、2003 年 SARS 疫情、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大型災難或疫病事件，新加坡佛光山配合佛光山總本山的行動，在國際佛光會的全力協助下，逐步邁向跨國或跨域的慈善事業，這已成為其未來的發展方向之一。2022 年在新加坡協會的會議上，妙穆法師便指出：

協會將要邁入國際公益，總住持覺誠法師到阿富汗、巴基

32. 〈人協社區精神表揚獎 2019 年〉，《佛光世紀》第 261 期，2019 年 12 月，頁 4。

斯坦做慈善，提供救濟，將慈善國際化。……我們要遵循總住持的脚步，這就是佛光會做出的善舉，幫助全球有需要的人民。³³

「慈善國際化」是新加坡佛光山持續努力的未來方向，也是當代佛教慈善事業、宗教精神的歷史新頁。

（四）文化與科技傳播

星雲大師向來重視「文化弘法」，他不僅自身勤於筆耕，創作出大量富含佛法智慧的著作，還積極推動各類文化活動，以多元形式傳播人間佛教的理念。而在新加坡，為了讓獅城民眾能獲取佛法以滌淨身心，《新明日報》出版的《星雲大師點智慧》系列頗受歡迎，該書還被選為 2011 年新加坡暢銷書，銷售量達 25,000 本，這在以英文書籍為主的新加坡極為罕見。³⁴

經營文化事業必須結合科技傳播，這正契合星雲大師所說的「順應每個時代的需求」、「以當代適合的方式進行傳播」。³⁵ 佛光山早在 2000 年就運用網路推廣佛教教育，開展網路佛學院、遠距教學等項目。³⁶ 2006 年 3 月 8 日起，每週三由永本法師講授「中國禪宗」課程，透過網路視訊與世界各地學員互動，當時除了台灣，新加坡佛光山是唯一參加的亞洲道場。³⁷ 後續還參與了永有法師講授的「輪迴與轉世探討」、滿光法師的「印度佛教史」、永本

33. 參閱〈2022 年國際佛光會新加坡協會常年會員大會 佛光人繼續努力支持弘法活動 法水長流〉，《佛光世紀》第 297 期，2022 年 12 月，頁 4。

34. 參閱新加坡佛光山編輯：《弘法報告 2011~2012 年》，頁 32。

35. 參閱星雲大師：〈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人間佛教 佛陀本懷》，《星雲大師全集》第 26 冊，頁 311。

3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慧學〉，《人間佛教的戒定慧》。

37. 〈無遠弗屆〉，《佛光世紀》第 100 期，2006 年 4 月，頁 2。

法師的「八宗綱要」等遠距課程，³⁸ 可見佛光山早就累積豐富的遠距教學及線上交流經驗。由於星雲大師的遠見及佛光山僧團的長期努力，大幅降低了新冠疫情造成的衝擊。例如新加坡佛光山在 2020 年 5 月舉行衛塞節線上法會，並結合本山浴佛節線上法會，讓全球信眾都能參加。³⁹ 在新馬泰印教區總住持覺誠法師的堅持與爭取下，還舉行了「人間佛教讀書會首次線上閱讀研討會」，疫情期間參加人數多達五萬人。⁴⁰ 又如 2021 年 9 月，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首次舉辦 2021 年全球佛學會考，新加坡佛光山便有 700 多位信眾及學童參加，人數不遜以往。⁴¹ 疫情的發生，促使大家思考結合科技宣揚人間佛教，這既是未來趨勢，也是佛教現代化工程的一部分。據此，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以「智慧與創新」作為 2021 年國際佛光會主題演說，他說：

在日新月異的時代，科技的應用可以改變人類的生活，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人的服務精神是永遠不能被取代的，弘揚佛法也是如此，儘管弘法方式不斷創新，接引眾生的溫度不能減少。所謂「善用其心，成就勝妙功德」，只要我們用心，每一項弘法事業、每一個弘法方式，都將是諸佛菩薩的示現說法。⁴²

38. 廣告，《佛光世紀》第 109 期，2007 年 1 月，頁 4。

39. 新加坡佛光山編輯：《弘法報告 2019~2020 年》，頁 24。

40. 〈人間佛教讀書會首辦在線閱讀研討會〉，《佛光世紀》第 267 期，2020 年 6 月，頁 3。新加坡佛光山編輯：《弘法報告 2019~2020 年》，頁 50。

41. 〈首次全球佛學會考 新加坡齊心應考〉，《佛光世紀》第 283 期，2021 年 10 月，頁 4。新加坡佛光山編輯：《弘法報告 2021~2022 年》，頁 44。

42. 釋心保：〈智慧與創新〉，《世界大會主題演說》。

這正是延續星雲大師長期以來善用「科技」突破傳統窠臼、促進人我互動與推動佛教教育的信念，也引發人們省思：人間佛教在當代走向未來之際，必須與時俱進，各項共修、公益、教學等活動皆可調整型態開展。從上述種種實踐不難看出，新加坡佛光山積極踐行「傳統與現代融合、僧眾與信眾共和、修持與慧解並重、佛教與文化合一」四大發展方向，既引導大眾建設人間淨土，也使人間佛教在當前及未來社會中持續發揮其獨特功能。

（五）傳統與現代融合

就「傳統與現代融合」而言，新加坡佛光山的弘法活動既蘊含佛教智慧，又承載華人文化。這正契合社會學家希姆爾·艾森斯塔德（Shmuel Eisenstadt）的觀點：現代性並未瓦解傳統，反而使傳統成為現代性持續建構與重構的源泉。申言之，各類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會形成獨特的應對模式、價值理念及制度形態。⁴³ 以此審視星雲大師的革新理念與實踐，可見其與佛光山通過融合傳統與現代，構建了適應當代及未來的人間佛教模式。新加坡佛光山所實踐的「星雲模式人間佛教」，始終以佛法教理為根基。正如滿可法師、覺誠法師及妙穆法師推動「寧靜的革命」，其核心是星雲大師「以無為有」的般若觀，⁴⁴ 這一觀念源自大師對《金剛經》、禪宗及華嚴法界觀的體認。由此可見，佛法教理作為傳統（在佛光山內部，星雲大師的教說亦已成為「傳統」），始終是其建構與重構的源泉。

43. 參閱〔以〕S.N. 艾森斯塔德、〔德〕任斯·理德爾、〔德〕多明尼克·薩赫森邁爾：〈多元現代性範式的背景〉，〔德〕多明尼克·薩赫森邁爾、〔德〕任斯·理德爾、〔以〕S.N. 艾森斯塔德編著，郭少棠、王為理譯：《多元現代性的反思：歐洲、中國及其他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20-21。

44. 此是依據滿可法師在訪談中所言。（訪談滿可法師，C1「新加坡佛光山建寺歷程」，2023年11月25日。）

新加坡佛光山開展的教育、公益、藝文等活動之所以為社會所接受，關鍵在於其「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的理念，這既彰顯「星雲模式人間佛教」的現代性意涵，也因星雲大師「佛教通俗化」的實踐，獲得新加坡政府及社會各界的認同。

五、新加坡佛光山「多元現代性」的省思

星雲大師屢次強調人間佛教需走向國際化、本土化、藝文化、普濟化，此即其人間佛教「現代化」的具體推進。由此可見，新加坡佛光山所實踐的「星雲模式人間佛教」，在傳播方式、交流形式及議題範圍上，皆印證了宗教學者彼得·柏格（Peter Berger）的觀點：「現代性未必導致世俗化，但其幾乎必然帶來多元主義」。⁴⁵他進一步指出：

現代性不一定導致世俗化。現代性所必然導致的，是多元化。現代化的所有根本力量帶來了一種情況，即大多數人不斷地遭遇和他們原本的生長環境所不同的信仰、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機構層面上，這意味著不同的（宗教的或其他的）意義共同體不得不找出共存的方法，除非他們想讓自己的社會捲入不斷的，可能是暴力的衝突之中。⁴⁶

45. [美]彼得·柏格（Peter Berger）、[英]格瑞斯·戴維、[英]埃菲·霍卡斯：〈宗教美國，世俗歐洲〉，《宗教美國，世俗歐洲：主題與變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18。

46. [美]彼得·柏格（Peter Berger）：〈相對性的時代中宗教傳統之間的對話〉，收入[美]彼得·貝格爾（Peter Berger），謝夏珩譯：《宗教社會學：彼得·貝格爾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12月），頁345-346。案，由於翻譯問題，所以有「彼得·柏格」、「彼得·貝格爾」的差別，本書尊重文本出處的差異而標示譯名，不過在敘述上則統稱「彼得·柏格」。

現代性雖對傳統價值與形式構成衝擊，卻也開啟更多發展可能。進一步而言，在現代性語境中，個體與群體皆須面對彼此在信仰、價值觀及生活方式上的差異，這既顯示現代性驅動多元化，亦促成「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形成。就此而言，新加坡佛光山雖僅是佛光山 100 多個海外道場之一，卻在當地獨特的經濟與文化脈絡中形成自身特色——其教育、公益、藝文等實踐所體現的國際化與本土化，正是多樣性與多元性交織而成的「人間佛教的現代性」。這也提示我們，理解「現代化」或「現代性」時，不能簡單等同於「西方現代性」，而需結合本土差異塑造新價值觀。彼得·柏格（Peter Berger）進一步說明宗教「多元現代性」概念，其核心在於：

「多樣現代性」的概念，意味著西方的現代性並非唯一可以設想的現代性形式，並且現代性可以與這樣或那樣的本土差異性結伴而行。這類差異性可以體現在宗教的維度。在當今世界的許多地區，恰恰是宗教，決定著人們對於可選擇的現代性發展模式的抱負和訴求。故而在現實中，也就分別存在著由正教的宗教精神所引領的俄羅斯現代性、伊斯蘭教的現代性（套用列寧的話說，伊斯蘭教法與電氣化攜手並舉）、印度的現代性（具有「印度教民族主義」特色），等等。⁴⁷

所謂「多樣現代性」，並非以西方價值為唯一判準，而是須「與這樣或那樣的本土差異性結伴而行」，此觀點與星雲大師「本土化」

47. [美]彼得·柏格（Peter Berger）、[英]格瑞斯·戴維、[英]埃菲·霍卡斯：〈那又怎樣？政策意蘊〉，《宗教美國，世俗歐洲：主題與變奏》，頁 200。

主張不謀而合。宗教之所以能「決定著人們對於可選擇的現代性發展模式的抱負和訴求」，在於其既能保留傳統文化特色，又能透過多元形式與議題影響社會生活。從新加坡佛光山 30 年的「集體實踐」來看，其通過各方面努力實現在地扎根，在文教與慈善領域成果豐碩，使「星雲模式人間佛教」展現出「多元現代性」特質。這不僅有利於人間佛教在當地持續深耕，更有助於打破宗教、種族與文化隔閡，與新加坡政府所期待的社會價值高度契合。

六、結語

彼得·柏格（Peter Berger）認為，「多元化」的現實在於：現代化瓦解所有信仰的「理所當然性」，促使眾多替代性世界觀與信仰湧現，不同種族或宗教背景的群體需在同一社會中實現和平共處與互動。多元化所動搖的，是集體共信或「不言而喻」的宗教形態；而宗教本身可呈現多種形式與層次——既可淪為膚淺的客戶需求，亦可成為熱烈的信仰躍升。⁴⁸ 這與他早年主張「世俗化將導致宗教衰落」的觀點形成反差。⁴⁹

世俗化與現代化在給傳統宗教帶來既定框架限制的同時，亦賦予其轉型契機。這種轉變體現在星雲大師對傳統佛教問題的洞察及人間佛教發展策略的制定中，其所呈現的多元性、多元現代性等特質，既契合當今社會和諧的需求，亦符合新加坡政府與社會所期待的共同價值。例如李顯龍總理曾言：

48. 參閱謝夏珩：〈彼得·貝格爾的社會學研究簡述〉，收入〔美〕彼得·貝格爾（Peter Berger），謝夏珩譯：《宗教社會學：彼得·貝格爾讀本》，頁 7。

49. 參閱〔美〕彼得·貝格爾（Peter Berger）：〈自序〉，收入〔美〕彼得·貝格爾（Peter Berger），謝夏珩譯：《宗教社會學：彼得·貝格爾讀本》，頁 1。

《新加坡佛光山人間佛教弘法史》·序論

新加坡佛光會員發揮無限關懷與慈悲，不分種族、宗教服務大眾、扶貧濟困。佛光山所倡導的「四給」（給人信心、歡喜、希望、方便）及「三好」（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不只體現佛法，也能讓大家互相包容，和平共處，促進社會和諧。⁵⁰

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志賢先生也如是說：

我非常佩服星雲大師推行以人為本的佛教信仰。不論大師到何地，都鼓勵信徒建立一個充滿和諧、包容、喜樂的世界，不分宗教和種族。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訊息，將對世界的和平做出重要的貢獻。⁵¹

正因為「星雲模式人間佛教」融合國際化、本土化、普濟化等特質，塑造出現代性與多元性，展現高度寬容與豐富多樣的風貌，故能以多元形式回應群眾需求，並與不同宗教、種族族群展開溝通對話，引領新加坡佛光山建構人間佛教海外傳播的卓越典範。



50. 陳昱臻：〈大師法駕星國贈墨寶給李顯龍總理〉，《人間福報》，2013年11月18日。網站名稱：人間福報，網址：<https://www.lnanews.com/news/65063>，查詢日期：2023年8月1日。

51. 〈菩薩與義工——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四屆第五次理事會議〉，《佛光世紀》第143期，2009年11月，頁3。